



俄藏黑水城文献《刘知远诸宫调》俗字整理研究

蔡永贵 靳红慧

摘要: 俗字是各个时代写法与正字相别, 流通于当时社会, 有一定系统性的不规范字体, 是一种具有时代性的异体字, 正、俗字的变迁往往随时代的交替而变化。黑水城文献中的俗字反映了宋元时期西北地区特别是黑水城地区的俗字使用和文字书写情况。本文穷尽搜集了《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所载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中的俗字, 利用考证汉语俗字的一般方法, 考证分析了其中的 232 个俗字, 并对其进行分类整理研究。

关键词: 俄藏黑水城文献 刘知远诸宫调 俗字

一 研究材料简述

20 世纪初, 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发掘黑水古城, 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文献, 后来被称作“黑水城文献”, 其中有《刘知远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的发现, 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 郑振铎先生间接得到一份手抄本, 并看到了刻本的照片。新中国成立以后, 黑水城文献《刘知远诸宫调》刻本回到了北京, 1958 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本论文所据文本则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联合影印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附录所载《刘知远诸宫调》。

据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序录》^①所述, 《刘知远诸宫调》版本为金刻本, 蝴蝶装, 白口, 鱼尾。下版心题写“知一”、“刘一”、“知二”、“知三”、“刘三”、“知十一”、“刘十一”、“知十二”、“刘十二”等字样, 下方鱼尾出页码, 共 42 页。1958 年入藏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

《刘知远诸宫调》原书共有十二卷, 每卷的开头、末尾都有题目。而刻本总共只有四十二页, 残存下面的题目:

知远走慕家庄沙陀村入舍第一
知远别三娘太原投事第二
知远充军三娘剪发生少主第三
知远探三娘与洪义厮打第十一
君臣弟兄子母夫妇团圆第十二

其中第一卷缺第四页, 第三卷残存第一、二两页, 第十一卷缺前三页, 从第四卷到第十卷全部缺失。残存的曲子共七十八套。

作品叙述刘知远发迹及其与妻子李三娘悲欢离合的故事, 其具体情节、细节与《五代史平话》及南戏《白兔记》, 均互有出入。刻本语言质朴, 文句时有错讹, 保存了原本风格和早期诸宫调的面目。

^① 孟列夫《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中译本),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同音借用字，音近或形似的误字，比比皆是。字体也很复杂，有大量当时通行的简体、俗字，这正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 《刘知远诸宫调》俗字的类型

俗字是各个时代写法与正字相别，流通于当时社会，有一定系统性的不规范字体，是一种具有时代性的异体字，正、俗字的变迁往往随时代的交替而变化。黑水城文献中的俗字反映了宋元时期西北地区特别是黑水城地区的俗字使用和文字书写情况。

张涌泉先生说：“俗字别体，形体无定，繁简不一，初观乍视，确乎是‘讹火’燎原，一片混乱。”“然而，当我们透过表面的混乱，冷静地给予全面地、理性地观察，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俗字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传播媒体，书手的任意性不能不受到文字社会性的制约。表面上似乎杂乱无章的俗写文字能够进入流通领域，能够被社会所认同，自亦应有它的根源，有它的条理。”^①俗字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在对《刘知远诸宫调》中的俗字进行穷尽性的统计之后，我们得到俗字 232 个，我们把这些俗字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简化形成的俗字

字形简省是文字发展的主要趋势，在俗字中这一特点更加明显。简化主要有以下几种手段：以简笔代替繁笔，将相同且相邻的笔画连为一笔，省略构件，省略笔画。

1. 以简笔代替繁笔。最常用的是以点画、横画、竖画代替繁笔，也有以符号代替繁笔的，这在其他俗字中很明显，在《刘知远诸宫调》中较少。

正字	樂	變	笑	觀	魚	事	臨	霄	且
俗字									
现行简化字	乐	变	笑	观	鱼	事	临	霄	且

在上表中，前三个字分别以点画代替糸、糸、笑；中间三个字分别以横画代替囙、四点底、口；“臨”的俗字是以符号代替繁笔；后两个字以竖画代替两短横，使字体变得简便。这类字中尤以点画代替繁笔的居多，但是为什么后来没有变为通行的字体，也许就是因为太过简省，使得文字的区别性变小，容易形成同形异字的情况，造成理解的歧义。比如第三个“笑”，是“笑”的简体俗字，同时也是“哭”的俗字，点画可以代替“笑”，也可以代替“哭”，于是造成同形字，如果不是根据上下文推断，就容易引起误解。

2. 将相同且相邻的笔画连为一笔。

正字	曾	史	燒	堯	認	說
俗字						
现行简化字	曾	史	烧	尧	认	说

上表中，前两个字是相邻点画相连，中间是两个“土”字相连，后两个是三横相连，并将“口”一笔带过，将“言”字七画变成两画，现行简化字就遵循了这一特点。但偶尔也有将连笔断开的情况，比如：红日西下落。（附刘知远诸宫调 P341）^②其中“看”字作“看”，则是将其中的横画断开为两点。

3. 省略构件。指省略一个字的一部分构件达到简省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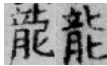
^① 张涌泉《汉语俗字研究》，岳麓书社 1995 年，第 46 页。

^② 在本文引例时，用“~”号代替相同的字。

正字	歸	處	興	檢	罷	虧
俗字						
现行简化字	归	处	兴	捡	罢	亏

后来简化字“处”“亏”就是本俗字而来。

4.简省笔画。书写过程中，对于笔画繁多的字通常会有意地简省一些笔画，基本不会破坏字的整体结构，有时只保留字的大致轮廓。

正字	龍	淺	雷	冤	展	叉	釵
俗字							
现行简化字	龙	浅	雷	冤	展	叉	钗

关于“龍”的俗字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中还有很多不同的写法，如：

、 诸天~王。（俄 B54 妙法莲华经卷第三 P21）

 僧问：~门不假风雷势便透得者如何。（俄 Φ229V Φ241V 1.景德传灯录十一 P98）

 师曰：便请入灯~。曰：早个入了也。（俄 Φ229V Φ241V 1.景德传灯录十一 P97）

这几个俗字都是左边构件不变，右边构件写出了大概轮廓，没有统一的写法，原因就是右边的折笔太多，总是想尽办法简省。最后一个字“釵”是“簪”的俗字，右边的构件已经简省成“龙”，即今之简化字所本，从最初的图画式象形字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语言符号。

（二）繁化形成的俗字

简化，突出了文字的工具性，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于是文字发展的主要趋势是简省。但是，一等地简省，破坏了文字的理据性，又造成了区分的困难和认识的障碍，影响到了文字的区别度，于是又通过一些手段加强文字的区分度。繁化，一般强调的是文字的社会性，但是，俗字的繁化有时则比较随意。

1.增加笔画

正字	淚	仰	索	私	休	胯	升	喚
俗字								
现行简化字	泪	仰	索	私	休	胯	升	唤

这类增加笔画的繁体字，大都没有根据可言，有的是书写习惯使然，有的只是为了字形结构的对称而追求外观的效果，反而破坏了汉字的理据性，因此这类俗字流通的时代和范围不是很广，对比现行简化字就可以知道。

2.累增构件

正字	斗	采	泥	梁	園	卓
俗字						
现行简化字	斗	采	泥	梁	园	桌

“斗”，早已有之，《说文》：“斗，十升也。象形，有柄。”段玉裁注：“上象斗形，下象其柄也。”本义是一种量器，后词义引申为量词。俗字加注“豆”，一是为了注音，二是为了防止和“鬥”的俗字“斗”相混。后面的五个字，都是加注了形旁，其中“園”“卓”是没有形旁的字，（園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先变换声符为“园”，后加注形旁。）“采”“泥”“梁”是本有形旁的字，但是形旁在字的

中间，表意不是非常明显，所以就有了“叠床架屋”式的增繁，使表义的偏旁突出出来。

（三）改变笔画形成的俗字

汉字经过笔画化和符号化之后，笔画是构成汉字的最小单位。明确的表意性和系统的符号化相结合，是汉字得以流传几千年的根本依据。改变了原来的笔画也就破坏了这种稳定性，因此俗字才被人们目为“讹火”。如：

正字	桑	趁	葉	恩	收	蜜
俗字						
现行简化字	桑	趁	叶	恩	收	蜜

上表中的六个字，“葉”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而改变写法^①，“蜜”中将“必”改写，是为了书写方便，除此之外其他四字改变笔画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是俗字的系统性很强，知道了一个字的写法，那么以这个字为部件的其他字就很容易辨识出来。如在《刘知远诸宫调》中“口”经常写作“厶”，以此类推，可以很快辨识很多俗字：

正字	寰	遠	稅	面	還	圓	鑲	讓	悅
俗字									
									

（四）改换构件形成的俗字

汉字隶变之后，构件是构成合体字的基本单位。改换构件的情况比较复杂，在《刘知远诸宫调》中常见的是意符形近换用和意符义近换用。如：

正字	於	帔	健	疏	險	節
俗字						

上表中，“方”与“才”、“巾”与“巾”、“亻”与“亻”为形近换用；“疒”与“疒”、“卩”与“山”、“艹”与“艹”为意近而换用。也有例外，如“牆”的俗字写作“墙”，则是声符与形符换用。

（五）草书楷化形成的俗字

草书是辅助隶书的一种简便字体，它在写法上或者是省去隶书的一部分字形，或者是把隶书的一些笔画省并到一起只保留字的轮廓，或者是用点画代替字形的一部分。俗书有时候就把草书纠连的笔画楷化，成为一个简单的字，形成俗字。如：

正字	定	走	幽	風	離	時
俗字						

（六）类化形成的俗字

类化也是人们的书写习惯使然，因受上下文及所记词义的影响，往往给没有偏旁的字加上与上下文一致的偏旁，或者将已有偏旁的字变成与上下文偏旁一致的字。如：

滋—— 瓦钵磁缸列土床，~味胜高阳。（附刘知远诸宫调 P329）“”就是涉下文“味”而

^① 王彦坤《历代避字汇典》，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99页。

类化成“口”旁。《说文》有“噬”，但与此仅仅同形。

恐—— 观觑，眉睫上下，心怀～惧。（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0）

厅上团练愕然惊～。（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8）

知远心～怖，出营来外边觑。（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9）

《说文》：“恐，惧也。从心，巩声。”很显然，“”是涉“惧”字而类化加上“心”旁。当然，这个也可以看成是增加形旁。

（七）同音替代基础上加区别性符号或记号形成的俗字

《刘知远诸宫调》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字。一个是“钱”的俗字“”，另一个是“听”的俗字“”。这两个字乍看似乎没有什么理据，不知道为什么要写成那样，其实是同音替代的基础上，加了区别性符号或记号。

錢——千——（详见下文考释）。

聽——[廳——俗（厅、斤、厅）]——、听（详见下文考释）。

第二例稍微复杂一些，“聽”先借“廳”的俗字“厅”作记录，再加注区别符号，成为新的俗字。

（八）另起炉灶创造的俗字

以上七种情况都是对原字进行改造或者异形的借用，正字和俗字之间有多多少少的联系。这里的“全体创造”是另起炉灶，重新创制的新字。如唐·苏鹗《苏氏演义》卷上云：

只如田夫民为农，百念为忧，更生为苏，两只为双，神虫为蚕，明王为圣，不见为覓，美色为艳，口王为国，文字（子）为学：如此之字，皆后魏流俗所撰，学者之所不用。^①

其中“口王为国”即“国”，《刘知远诸宫调》中有几处作此形，如：

如今听信我，重镇官封长山河，四方国柄我权握。（附刘知远诸宫调 P341）

被你一生在村泊，不知国法事如何有多少蹊跷处。（附刘知远诸宫调 P341）

另有一字“泪”，也是后世新造俗字。“淚”字《说文解字》不收，《玉篇·水部》：“淚，涕淚也。”

《广韵·至韵》：“淚，目液也。”是个从水戾声的形声字。“泪”，《字汇·水部》：“泪，与淚同，目液也。”《宋元以来俗字谱》指出，“淚”，《取经诗话》、《通俗小说》、《古今杂剧》等作“泪”。可见宋元时期“泪”字已经作为俗字广泛流通，而“泪”则是一个从水从目的会意字，所以是全体创造的俗字。有些方言中把“眼泪”叫“眼睛水”，大概就是“泪”字的构形理据。

三 《刘知远诸宫调》俗字的考释

（一）考释方法

本文在考辨俗字的过程中主要涉及了偏旁分析、归纳类比、字书佐证、审查文义和字理说解等方法，在具体考辨过程中则是各种方法综合使用。

1. 偏旁分析

偏旁分析，就是把已认识的俗字分析为若干偏旁，再将已认识的偏旁代入未识的俗字之中，根据字的结构和字理来辨识未识之字。《刘知远诸宫调》中因偏旁讹变的俗字很多，如：

双眼怎开，两只脚走出庄，高声一派。（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0）

欲要烧毁全小可，堵定个儿放着火。（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5）

上例两处“”为何字？《宋元以来俗字谱》：“門”，《通俗小说》《金瓶梅》作“门”，《目连记》字形与此同。比勘可见，此字是“門”之俗字。从字形上看，此字略早于“门”，是以点画代替构件

① [唐]苏鹗撰，张秉成校点《苏氏演义》（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的简体俗字（以两点代替两“日”），后来为书写方便将点画与右边的竖画连笔，变为折笔。将“𠂔”代入从该偏旁的俗字中，诸如𠂔、𠂔、𠂔、𠂔、𠂔、𠂔、𠂔，则这些字依次可释为闲、开、问、闻、间、闭、闪。

2. 归纳类比

归纳类比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俗字研究中也不例外。有许多俗字，在只字单句的情况下很难辨认，只有归纳了大量的同一类型的俗字材料，通过推理比勘，才可以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最后还要遵守“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的原则。如：

我女儿曾有牙推算，不久咱门𠂔也改换，你管有分带盘龙九凤冠。（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2）

其中“𠂔”字，《说文解字》无，《干禄字书》无，《龙龕手鏡》无，《宋本广韵》无，《集韵》无，《敦煌俗字典》、《汉语大字典》亦不收。《宋元以来俗字谱》：𠂔，《通俗小说》、《太平乐府》作“𠂔”，与此亦有差别。《刘知远诸宫调》中还有几处用到此字：

飘飘招𠂔任𠂔吹，布望高悬长三尺。（附刘知远诸宫调 P329）

隐约过二鼓，清𠂔触两颊。（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4）

上苑琼花弄晓𠂔。（附刘知远诸宫调 P342）

道久后顺𠂔雷，把三娘子却来取。（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7）

后两例与前两例略异。比勘而知，此字应当为“𠂔”的俗字。“改换门风”，廖珣英《刘知远诸宫调校注》云：“这里是当官、享受荣华富贵的意思。旧时山西解县称读书叫做改换门风。”^①廖先生解释可能不确，此处是说三娘嫁给刘知远，待知远发迹称帝后，三娘自然成为皇后，会让三娘家“改换门风”。所谓“门”，指家族、宗族、门第，“门风”指一家或一族世代相传的道德准则和处世方法，更多暗含了这个家族的命运，所谓的“改换门风”，就是改变了一个家族的命运。其他四句中“风吹”“清风”“晓风”“风雷”都是合文义的。另外有从此部首的两个字：

脑后无眼怎遮迭，李洪义到此恨不舍，待一棒拦腰𠂔做两截。（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4）

飘飘招𠂔任风吹，布望高悬长三尺。（附刘知远诸宫调 P329）

根据偏旁分析，上字应为“𠂔”，马致远《耍孩儿·借马》：“休教鞭𠂔着马眼，休教鞭擦损毛衣。”意为挥打，此处李洪义想把知远“一棒拦腰打成两截”；下字为“𠂔”，《说文新附》：“𠂔，风吹浪动也。”即风吹使物动也，“飘飘招𠂔任风吹”即酒旗迎风吹动的样子。

3. 字书佐证

字书佐证是俗字研究最常使用的方法，张涌泉先生《汉语俗字研究》一书中以一章的内容评述了历代俗字及俗字研究要籍，这些字典辞书，是我们考辨俗字的重要参考依据。如：

自𠂔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附刘知远诸宫调 P329）

知远便𠂔，引至庄上。（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1）

两处“𠂔”，似是“從”字，又略有异。查《宋元以来俗字谱》：“從”，《取经诗话》、《岭南逸事》作“從”。《干禄字书》平声：𠂔、𠂔、𠂔，上中通，下正。《干禄字书》所谓通者，意为“相承久远，可以施表奏笺启尺牍判状，固免诋诃。”^②可见，“從”已经是一个比较通行的俗字。“自从”“知远便从”亦是文理皆通。

4. 审查文义

上面三种考释俗字的方法，都离不开上下文义的探求，为的是达到“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的原则。在没有字典佐证，也没有异文可比勘的时候，审查文义便是考察俗字的重要手段。如：

独自一身尚漂蓬，向咱家中拈𠂔受顾。（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1）

便赐酒一瓶，𠂔三贯。（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8）

① 廖珣英《刘知远诸宫调校注》，中华书局 1993 年，第 49 页。

② [唐]颜元孙《干禄字书》（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 11 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第 8 页。

单看一个“𠂔”字，很难识别，有点像“邊”的俗字之声旁。“恰侶耳邊秋風起”（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8），其中“邊”字作“𠂔”《宋元以来俗字谱》：“邊”，《通俗小说》、《目连记》、《金瓶梅》作“边”。如果把𠂔字看作是“邊”或“边”的偏旁字，代入原文则不知所云。审查文义，“赐酒一瓶，𠂔三贯。”能用“贯”作量词的，只能是“钱”了。《说文》：“贯，钱贝之贯。从卅、贝。”本义为串钱的绳子，后引申为量词，一千个为一贯。而“拈钱”，就是借钱之意，文义妥当。另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还有两例：

（前缺）尽于古齐赵国口处取到课𠂔壹（缺若干字）文。（俄 ИВВ.No.7779A 天盛十五年王受贷钱契等 P321）

八日收现有𠂔伍贯文。（俄 ИВВ.No.7779B 天盛十五年令胡阿典借钱帐 P322）

以“钱”代之，文义允当。“𠂔”为“钱”之俗，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至于为什么会把“钱”写成这样，张涌泉认为是“不解之谜”，今人易熙吾先生谓此系由“泉”字简化而来。我们认为，从后两例字形来看，似是“千”之手写体，加一点成增繁俗字。《广韵·先韵》中“千”为“苍先切”，“钱”为“昨仙切”。两字有音近假借的音理基础。因而先借音近字“千”替代了“钱”字，然后又为了和数字“千”相区别，增加一点作为区别符号而形成了俗字𠂔。这正是𠂔的构形字理所在。这也说明，俗字的构形往往是有字理的，不是完全随意的。“𠂔”字的形成与此相似。

5. 字理说解

俗字的构形也是有字理的，不是完全随意的。从字理方面讲通俗字，有利于确证俗字。详参上文“钱”字俗体和下文“听”字俗体的考释。

（二）《刘知远诸宫调》俗字考释举例

1. 𠂔

你～祝付（嘱咐）。（附刘知远诸宫调 P341）

如今～信我，重镇官封长山河，四方国柄我权握。（同页）

“𠂔”字，《说文解字》无，《干禄字书》无，《龙龕手鏡》无，《宋本广韵》无，《集韵》无，《敦煌俗字典》《汉语大字典》亦不收。

“厅”，《说文解字》无，《干禄字书》无，《龙龕手鏡》无，《宋本广韵》无，《集韵》无，《敦煌俗字典》无，《汉语大字典》：厅，“廳”的简化字。《宋元以来俗字谱》指出，“廳”，《古今杂剧》、《三国志平话》作“厅”，《古今杂剧》亦有作“厅”者，《娇红记》作“斤”，可知“厅”“厅”“斤”都是“廳”之俗字。上面三例通过归纳类比和审查文义的方法，应为“聽”字。可见“𠂔”或“听”的形成过程大体是这样的：先同音假借，以“厅”、“斤”代“聽”，然后为了区分，又加表意偏旁“口”。由此可知“𠂔”为“聽”之俗字。《宋元以来俗字谱》指出，“聽”，《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三国志平话》等书写作“听”，但未注意到“𠂔”字。

虽然《说文》有“听”字，《说文·口部》：“听，笑兒。从口，斤声。”但与此字只是同形异字。《汉语大字典》同条下：听，同“聽”，《正字通·口部》：“听，俗借为聽字省文。”此说误，“听”，《广韵》：“宜引切，口大貌。”《集韵》二音：鱼其切，又鱼衣切。而“聽”为“他丁切”。二字不具备假借的音理基础。《正字通》误，《汉语大字典》亦不确。借助于俗字“𠂔”，才理清了从“聽”到“听”的关系。

另外，“𠂔”又或作“𠂔”：

大唐二十一朝帝王，僖宗～谗言。（附刘知远诸宫调 P329）

刘即问因何来，沙三道：您妻子交（教）来打～消息。（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9）

言村汉～我语，虽然你不读书，也合思虑，尊卑大小，学人做处。（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0）

其构形和字理，与“𠂔”类似：先同音假借，以“厅”代“聽”，然后为了区分，又加一点作为区别符号。

2. 𠂔

到底高祖洪福果～天，整整四百年间。（附刘知远诸宫调 P329）

只有一般凭不得，南山依旧与云～。（附刘知远诸宫调 P329）

好好地去了免残生，如不去棒～举。（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7）

“𡗗”，各种字典辞书中无，唯有《敦煌俗字典》“齊”条下收一字“𡗗”，似与此同。如果此字为“齊”之俗字，那么利用审查文义的方法，“洪福齐天”“与云齐”“棒齐举”都是允当的。再将从此偏旁的字归纳起来，有𡗗、𡗗二字：

冤家𡗗（聚）会非今世，恶业相逢怎由你，恰正是仇人李洪义。（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1）

扶犁黑手番成（翻承）笏，食肉朱唇强吃𡗗。（附刘知远诸宫调 P329）

“𡗗”“𡗗”二字亦不见于字典辞书，但是利用偏旁分析法，可知，前者为“济”，“济会”即“聚会”，后者为“芥”，“扶犁”与“承笏”相对，“食肉”与“吃芥”相对，文义允当。

3. 𡗗

潜龙听而怒发，欲报一饭之～。（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0）

《宋元以来俗字谱》：“恩”，《通俗小说》、《古今杂剧》、《太平乐府》等作“恩”。这是属于改变笔画的俗字，找不出什么非改不可的理由。“因”，《干禄字书》平声卷：囧、因，上俗下正。《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中有多处：

宿世囧缘。（俄 B54 妙法莲华经卷第三 P18）

以何囧缘而现此相。（俄 B54 妙法莲华经卷第三 P20）

同篇“此是何因缘。”中又作“因”，相比勘可以确证“囧”为“因”之俗。利用偏旁分析法可知以下两字：

漫哽𡗗，短叹长吁。（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1）

伊非贫贱者，先许咱两个，待为𡗗眷。（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2）

第一例当为“咽”之俗，第二例为“姻”之俗，代入原句，文义允当。

4. 𡗗

那里君王～着臣死，这里臣～着君亡。（附刘知远诸宫调 P343）

洪信洪义难为～，四口伤折怕命休。（附刘知远诸宫调 P343）

𡗗不～十合，一人得便，闹中朵（躲）过器械。（附刘知远诸宫调 P346）

张涌泉先生考证“鬪”字时是这样说的：鬪，从鬥，斲声，不但笔画复杂，而且曲曲折折，颇不便书写，俗书遂把外边的形旁简化为“鬥”或“斗”，其声旁则借用音近的“斗”字来表示。近代俗字以“斗”为“鬪”，其实也是借用了“鬪”（或“𡗗”）这个俗字的声旁。裘锡圭先生在《汉语俗字研究序》中特意提出了这个例子，认为此例让他“得到了很多关于具体的俗字的新知”而加以赞赏。但是仔细考察一下，这样的说法是有些小问题的。

鬪，《说文·鬥部》：“鬪，遇也。”段玉裁注：“凡今人云鬪接者是遇之理也。”意为遇合，拼合。也作“鬥”，是战斗、争斗的意思。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引《仓颉篇》：“鬪，爭也。”

鬥，《说文·鬥部》：“鬥，两士相对，兵杖在后。”段玉裁注：“当云争也。”

鬪，《汉语大字典》：同“鬪”。《改并四声篇海·鬥部》引《俗字背篇》：“鬪，鬪爭。”《字汇·鬥部》：“鬪，俗鬪字。”

鬪，《五音集韵·侯韵》：“鬪，俗鬪。”

斗，《汉语大字典》：“鬥”的简化字。

张涌泉先生认为，该字的变化过程是这样：鬪，形旁简化为鬥、斗，再加声旁借用斗而有“𡗗”字。斗表示“爭鬥”义则是借用鬪的声旁。这样的说法看似很有道理，但是忽略了作为“鬥爭”义的本字“鬥”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俗字“鬪。”因此，我们认为，这个字的发展脉络应该是这样：

鬥——加注声符——鬪——意旁形近换用——鬪——简省——𡗗——省形符留声符——斗。下面还有一例，更能说明问题：

火巷里𨮒悠悠。(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9)

据“門”字简化的条例可知此字应当是“𨮒”。《广韵·效韵》：“𨮒，同𨮒。”周祖谟校勘记：“𨮒，当作𨮒。”而《集韵·效韵》正作“𨮒”。《正字通·门部》：“𨮒，𨮒字之讹。《说文》载《門部》，旧本音义同𨮒，附《門部》，非。”“𨮒”。《说文新附》：“𨮒，不靜也。從市、門。”代入原文“火巷里𨮒悠悠”文义允当。将“𨮒”写成“𨮒”，其实是形近换旁的俗字。后来根据“門”的简化条例而成从“門”从市之字，再点画竖画相连成“𨮒”。《宋元以来俗字谱》：“𨮒”，《古今杂剧》、《目连记》作“𨮒”。

5. 𨮒

针～里脱得命，岂敢停待。(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0)

分明认是，一个小蛇儿迭七寸，直入西房，门户不曾～定。(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2)

根据“門”字简化条例，可知为“𨮒”“𨮒”，“𨮒”與“𨮒”通用，“𨮒”，《玉篇·门部》：“𨮒，關的俗字。”《篇海类编·宫室类·门部》：“𨮒，關俗字。”今陕北方言仍称针眼为“針關”。

6. 筵

磨麦造酒，排喜庆～席。(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3)

诸亲喜悦置酒张～向阶前。(附刘知远诸宫调 P349)

“筵”字不见于字典辞书。审查文义，似为“筵”，代入原文，“筵席”也允当。另从构形来看，偏旁“𠂔”往往可以寫作“丿”，例：

𠂔你有分带盘龙九凤冠。(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2)

甚情绪？知远闻言泪𠂔𠂔。(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6)

这两个字也是以“丿”代替“𠂔”而达到简化的目的。由此可以确定，筵当为“筵”的俗字。

7. 𦍋

末后三分～弋鋌，不暂停闲。(附刘知远诸宫调 P329)

自从罹乱士马～，都不但良晋交兵多战赌。(附刘知远诸宫调 P329)

～步如飞来到，见庄院景堪题。(附刘知远诸宫调 P329)

《说文·攴部》：“𦍋，服也。相承不敢并也。”段玉裁注：“上从攴，下从反攴。‘相承不敢并’，𦍋服之意也。凡‘降服’字当作此，‘降’行而‘𦍋’废矣。”《玉篇·攴部》：“𦍋，伏也。今作降。”但是代入原文，显然不合文义。《改并四声篇海·攴部》引《俗字背篇》：“𦍋，音举，义同。俗。”此字与“𦍋”稍有异，但是“𦍋”代入原文，很合文义。“𦍋”应当是“𦍋”的变体，因此也是“𦍋”的俗字。

8. 𦍋

灶下柴烧芦葫叶，牛屎泥墙～醉仙。(附刘知远诸宫调 P329)

𦍋山～出鱼戏水，描成鸳鸯共鸂鶒。(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9)

此字乍看，似是“畫”的俗字“𦍋”，《宋元以来俗字谱》：“𦍋”，《通俗小说》《古今杂剧》《三国志平话》《太平乐府》等作“𦍋”。但是“𦍋醉仙”“𦍋出鱼戏水”晦涩难懂，不知何意。“𦍋”與“畫”为形近字，此字或为“畫”？代入原文，“𦍋”与“描”相对，意思顺畅。《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中还有其他的形体：

用毒药、菜子、热水将𦍋相洒泼。(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45)

以人胫骨或鸂鶒翎筒内作[笔]，𦍋冤人相。(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45)

二器内𦍋冤相，舌可胆脐上。(俄 B59 大黑求修并作法 P52)

可知𦍋的变化应该如此：畫——𦍋——𦍋——𦍋，從“畫”到“𦍋”，是以简笔代替繁笔，只保留了下半部分的大体轮廓。而從“𦍋”到“𦍋”正是从“盡”到“尽”的俗字通例，《字汇·尸部》：“尽，俗盡字。”《宋元以来俗字谱》指出，“盡”，《列女传》、《取经诗话》、《通俗小说》、《三国志平话》皆作“尽”。宋·孙奕《履斋示儿篇》卷九《文说》中的“尺二秀才”的典故，就是指“尽”字而言。而“𦍋”之书“𦍋”，则只是将其中的叉画变为竖画，使字体变得清晰可辨。无独有偶，“畫”

从下半部分简化的时候，一方面又从上半部分简化，《字汇·田部》：“画，與畫同。”就是去掉上面“聿”而保留下面“田”的做法。

9. 𠂔

摄～潜踪，迤迤过桃园。（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6）

～下岂不知，闭上营门，司公是一朝天子。（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8）

此字乍看，以为是“之”，但是文义不妥。此字已在马王堆汉墓中出现，为“足”的俗字，是汉初篆文向隶书过渡时期出现的俗字，与此类似的，还有“走”和“是”：

休道是刘知远，便是麒麟见后^𠂔。（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7）

这汉合^𠂔死，仇冤都报彻。（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4）

10. 𠂔

～些儿掩泉波。（附刘知远诸宫调 P344）

此字字典辞书不经见，在《刘知远诸宫调》中也仅此一例，只能从偏旁入手。“臉”有作“𠂔”者，如：两^𠂔泪流如线。（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1）《宋元以来俗字谱》指出，“臉”，《取经诗话》、《古今杂剧》、《金瓶梅》作“𠂔”，是个省去部分构件的简体俗字。那么，^𠂔之下部应当为“僉”，上从“山”，“山”“阜”同意，因而此字可能是“险”的俗字，“险些儿”意为“差点儿”，文义允当。因无其他例子佐证，暂存疑。

11. 𠂔

恶如当界土地，满村里不叫做李洪～，一方人只呼做活太岁。（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0）

洪～不知吾发迹，犹自看人似旧时。（附刘知远诸宫调 P342）

《宋元以来俗字谱》：“義”，《古今杂剧》、《三国志平话》作“𠂔”，《通俗小说》、《太平乐府》、《白袍记》、《目连记》、《金瓶梅》、《岭南逸事》作“义”。“洪信”“洪^𠂔”是三娘的两个哥哥，古人取名多用“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一类的字眼，“信”、“义”互联，“𠂔”为“義”之俗写无疑。还有两例可以互证：

二^𠂔初分天地，也有聚散别离底。（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7）

二人下马入庄，听得^𠂔论亲事，意欲不许。（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3）

与“𠂔”稍有不同的只是增加了一些点画，这是俗书的通例。由此可知，二字分别是“儀”“議”的俗字。

12. 𠂔

～定手，前来分辨。（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1）

知远闻言，欠身～手，着言咨告。（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8）

其时小衙内～手还告启。（附刘知远诸宫调 P347）

此字比“𠂔”多一点，但不是“義”的俗字，通过归纳类比可知，此字为“叉”的俗字，“叉手”，就是拱手，表示恭敬的意思。详《诗词曲语辞汇释》卷六（叉手）。另有一例可以为证：

取金^𠂔分破，遂将一股与他知远。（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2）

即“金钗”，声旁“叉”亦作“𠂔”。在《刘知远诸宫调》中，^𠂔、^𠂔二字各司其职。

13. 𠂔

昔有相师～奴家，合发奋得为正宫，做国母，嫁明君。（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2）

我女儿曾有牙推～。（附刘知远诸宫调 P332）

审查文义，可知“𠂔”为“算”之俗字，“相师”“牙推”都是对医、卜、星、算等术士的称呼。《宋元以来俗字谱》指出，“算”，《古今杂剧》、《通俗小说》等作“算”。作“𠂔”者，当是以点画代替“𠂔”的进一步简化。

（作者通讯地址：宁夏银川西夏区贺兰山西路489号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银川 750021）